

旱地泥鰍

他到我們學校來教書已經有好幾年了。

才剛來不到一年的時間，全校從一年級到六年級一千三百多位同學全都認識他，要讓學校所有的同學都認識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當然囉！學生認識自己班導師那絕對是沒問題的，認識隔壁班老師也沒啥問題，但對於那些極少接觸或從不接觸的老師，不見得就能記得了，除了校長以外，幾乎沒有老師有這個能耐的。

他的身材瘦瘦高高的，身體側看扁扁的，前胸都快貼上後背了，說他像支直立的竹竿，一點也不為過的。他乾癟黝黑的臉孔，雙頰都陷了下去，頂了個五分頭，乍看之下，還真像是年久失修的泥像。可不同的是，他的雙眼看人時還是很銳利的、很有精神的，但不致於令人有畏懼的感覺。

對於衣著，他一點也不講究，不過，是稍微偏向於灰暗系列的顏色。經年累月的，看他總是運動衫配上七分牛仔褲，腳上踩著一雙布鞋，或許他也曾稍稍做過變化，只是我沒看到罷了。

天氣冷了，大家把衣服一件一件往身上加，包得密不通風，而他頂多加上一件外套，任由小腿顯露在外，一點也不怕寒風的侵襲。

他被學校聘來後，校長請他接任訓導處的生活輔導組組長。我不了解「生活輔導組」是在做什麼的，也沒興趣去猜，但是倒發現他在升旗或放學時，就會拿著麥克風廣播，要大家排好隊伍。喔！還有一些慶祝活動，他也會負責全校學生的整隊工作。

有時我們撿到一些東西，像是泳褲、毛巾、外套、帽子等等，或者是遺失了東西，都會向他報告。另外，他也很注意我們在學校是不是會違規。嗯！他好像警察一樣，什麼都管。嘿嘿！可是不會像真正的警察那麼辛苦，不然，他怎麼可能時常面露微笑呢！

他剛來那陣子，《哈利波特》正風靡全世界，我們居住的這個後山小城市也跟著鼓噪著，這似乎顯示出我們也跟得上潮流，能掌握一些新訊息。

當時，芋佑超喜愛閱讀的，這在班上是出了名的，她說她姑姑特地從高雄幫她寄了《哈利波特》過來，她只花了幾個晚上的時間就看完了。

真嚇人！我們放學後除了要去補數學、補國語，還要去補英語、學鋼琴，補習的時間排得滿滿的，在家可利用的時間少之又少，這麼厚厚好幾百頁的一本書，她竟然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看完，我真是服了她了。

他認為《哈利波特》裡的主要角色——哈利波特、榮恩·衛里斯、妙麗·葛蘭傑是「真善美」的代表，對於由《哈利波特》拍攝的電影，他更是推崇得很，還特別在升旗時向全校同學推薦呢！

更新奇的是，他在升旗時間自掏腰包，提了一些跟影片相關的問題問學生，學

生的答案合他的意時，他就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、五十元這樣送，受到獎勵的學生自然高興，其他學生看在眼裡，當然也想試試看，於是大家爭相舉手搶著要回答，就這樣整個氣氛熱鬧了起來。

從此以後，有些低年級的小朋友就很起勁的叫他為「哈利波特」。好笑的是，有些口齒不清的小朋友，竟然故意將「哈利波特」叫成台語的「乎你跌倒」，而他會深深的抿著雙唇，面帶甜甜的微笑，看著這些小朋友，然後高舉他的右手，對這些小朋友揮動著，並用台語回答道：「你捺麥跌倒就好」。這些小朋友就興奮地綻放出笑容。

叫他「哈利波特」！嘿！那是那些小毛頭才會做的事！

其實，我倒覺得他略勝「哈利波特」一籌。哈利波特遺傳自雙親，擁有巫師的血統，具有超能力的神奇特異力量，確實讓人羨慕。然而，他的奇特是不輸哈利波特的，你永遠也難以猜測到，他下一句會說出什麼有趣的話來，或有什麼新鮮的舉動。

你看過「泥鰍」嗎？

「泥鰍」！就是那種在河川、湖泊、野塘、水田、溝渠的沙泥底質裡游動，體形圓圓長長，尾部側扁，口邊有對鬚，背部蒼黑色，腹部灰黃色，全身沒有鱗片，黏黏滑滑很難抓住的那種小魚。

沒錯！

你聽過「用腸子呼吸」的魚嗎？

「用腸子呼吸」的魚？

嗯—嗯—嗯……

如何！沒聽過了把！前幾天上自然課時，吳老師帶我們到電腦教室去，她要我們各自找一種自己最感興趣的魚，上網查資料做報告。

我在搜尋資料時，發現有一種體形扁而長的魚，牠的腸子並不像普通魚的腸子那樣，而是在肚子裏繞來繞去，纏上十圈八圈的。牠的腸子又直又短，把食道和肛門通連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條直管，而且薄得像腸衣般的透明，上面還布滿了毛細血管。

這條腸子，既有消化食物的功能，又具有代替鰓進行呼吸的作用。當水中氧氣缺乏時，牠就不時地把嘴冒出水面，狠狠地吞下一口空氣，然後立刻鑽到水裏。空氣被吞到腸子後，腸壁上的血管就吸取其中的氧氣，剩下的氣體和從血液中放出的二氧化碳，就像放屁一樣由肛門排到水裡。牠就是這樣把腸子作為呼吸器官，用它來代替鰓進行呼吸的。

很奇特吧！這種魚原來就是「泥鰍」。

如果我們人類就像住在陸地上的魚類，那麼「他」不就像「泥鰍」了嗎？靈活、

難抓又奇特。所以囉，我決定叫他「旱地泥鰍」。

升上五年級以後，同學們好像很會隨意起鬨，尤其是對男生和女生的事，即使是雞毛蒜皮、芝麻綠豆類的小事，也常常搞得男、女生保持距離，對於異性同學，誰也不敢過於和顏悅色或靠得太近，以免閒言閒語一籬筐，被當成取笑的話柄。

這一天，旱地泥鰍帶我們到綜合球場旁的枷冬樹下，拉開嗓門，以低沉緩慢的聲調說著：「現在男生去找一位女生，或者女生去找一位男生也可以。」

「阿！阿！老師—，不要啦！我們男生找男生，女生找女生啦！」全班還挺有默契的，竟然會異口同聲的喊著。

「不—可—以—！就是要男生和女生，女生和男生。」旱地泥鰍邊搖頭邊說著，嘴角還露出一絲絲笑容，真不知他安什麼心。

「阿！阿！老師—，拜託啦！求求你啦！我們男生找男生，女生找女生啦！」全班同學依然默契十足，不死心的繼續求著，期待旱地泥鰍會改變心意。

「不—可—以—！就是不可以！就是要男生和女生，女生和男生。快！動作快一點！男生趕快找一位女生。」旱地泥鰍一點兒也不動搖。

「嘎！嘎！真討厭，爲什麼要這樣！」幾個女生嬌氣的撇撇嘴。

「就是要這樣！沒得商量的。」旱地泥鰍堅決的說著。

而大家雖有千百個不願意，但還是照做。

旱地泥鰍有時候是會唬人的，記得有一次，他要我們做小組報告，小組的組成成員是以抽籤的方式來分，而我們當然是希望能自己找自己喜歡的同学囉！原先旱地泥鰍很堅持抽籤分組，最後在大家不斷的懇求下，他不再堅持。

但是這一次情況不樂觀。大家見柔軟攻勢沒效，誰也不願多吭一聲，便個個處在原地，一動也不動像長了根深入泥地似的。

旱地泥鰍見大家都不動，他也不生氣，反而提高聲調輕輕鬆鬆的說著：「好！既然大家都不自己找，現在就請男士們圍一個圈圈，小姐們也圍一個圈圈，男士在外圈，小姐在內圈。」

大家心不甘情不願的，我們有些男生拖著腳要走不走的；有幾個女生氣呼呼的，走動時邊甩著雙手，雙腳還出力的踏著地，恨不得把全部的氣出在地上，好像是這塊地惹火了她們。旱地泥鰍悠哉悠哉的在一旁催促著，大家只好將圈圈圍起來，但是圍起的圈圈，倒像是發生突變的瓠瓜。

接下來，只要旱地泥鰍要我們圍圈圈時，這樣的戲碼就會重演，然而旱地泥鰍真是有耐性，他不輕易對我們發脾氣，他總是慢條斯理的說著。

這一天，旱地泥鰍開始教我們跳「曼波恰恰」。

「男生注意，請注意看我的動作和聽口訣。」旱地泥鰍除了要求我們睜開眼睛來看以外，還要打開耳朵來聽。

接著他邊舞動著腿部與腳部，邊賣力的喊著：「一、二點踏併；二、二成扇形；三、二點踏併；四、二橫恰恰；五、二 hand to hand；六、二也是 hand to hand；七、二還是 hand to hand；八、二轉身恰恰恰；嘿！攔來一介，大家斟酌看哦！」

旱地泥鰍移動步伐時的姿態，就像企鵝在走路，那種逗趣的樣子，就是會讓人忍不住撲哧的笑了出來，從頭到尾不停的笑。

「女生注意，請注意看我的動作和聽口訣。」旱地泥鰍注視著女生說著。

「一、二恰恰恰；二、二成扇形；三、二轉腳恰恰恰；四、二外轉恰恰恰；五、二 hand to hand；六、二一樣 hand to hand；七、二照樣 hand to hand；八、二轉身恰恰恰；嘿！攔來一介，大家斟酌看哦！」他就這樣輕快的擺動著，邊喊著口訣，口訣從他的嘴裡溜出來時，節奏輕快得讓人的身體不知不覺的、微微的跟著動了起來。

我們的「健康」和「體育」是合在一起的，這學期的體育課要上游泳、接力賽跑、跳高、籃球、躲避球……；健康會提到生長與發育、消費者健康、家庭生活與性教育、藥物使用與濫用、安全與急救等等。

大熱天的，上體育課不像上健康可以坐在教室吹電扇，而且常常要頂著大太陽上課，頭髮被曬得發燙、滿身臭汗直流、腳下熱氣往上衝。但是，我們班和其他班同學一樣，愛上體育課勝於健康課。在戶外上體育課，可以跑跑跳跳，活動較自由，不用死死的坐在椅子上。天下的孩子都是一樣的，好奇好動不喜歡被限制的。

這天，健康要上「女孩的青春大事」。

以往，旱地泥鰍要我們帶上課用的材料，總會請班長寫在黑板上提醒大家。前兩天，第三節下課鐘聲響起，我們才向高老師行禮準備下課時，旱地泥鰍便走進教室，要我們先別離開教室，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著：

「週五帶衛生棉一片。」邊叫我們拿出家庭聯絡簿來抄。

「真是變態！」媛媛小小聲的說著。

旱地泥鰍耳朵很尖，媛媛的聲音雖然很小，但是他還是聽到了，可他不說一句話，只看了媛媛一眼。

大部分同學幾乎都會天天看電視，而且在電視上，也經常會看到各種品牌的衛生棉廣告，衛生棉就像衛生紙一樣，一點也不特別。可是當旱地泥鰍將衛生棉寫在黑板上時，大家竟然會覺得怪怪的，還會有點不好意思呢！

週五一上課，旱地泥鰍在黑板上寫著：「女孩的青春大事」後，轉身看著我們，從口袋裡拿出一塊小包裝的衛生棉，對著我們說著：「這是衛生棉。」

其實不用他說，班上誰都知道那是衛生棉。

「變態！」媛媛低著頭輕輕的說著。

「請起立！請告訴我什麼叫『變態』？上次妳也說我『變態』，我想知道什麼叫『變態』？」旱地泥鰍走近媛媛的身邊，不急不緩的說著，口氣中透著輕鬆，有

幾個同學笑出聲音來。

上旱地泥鰍的課，有一個規矩要遵守，那就是發言人一定要起立發表，當發言人在發表時，全班同學一定都要看著發言人，違反者就會被扣分。

旱地泥鰍一靠近媛媛的身邊，媛媛站了起來，低頭不語。同學們眼睛全集中在媛媛的身上，媛媛的頭更低了。

「請妳考慮考慮以後用其他的詞。請坐下！」旱地泥鰍不想為難媛媛，於是讓媛媛坐了下來。

「我們班上男生，不想知道衛生棉如何使用的，請舉手。」旱地泥鰍的目光快速地掃射了全班。

班上不管男生或女生誰都想知道，是哪些男生不想知道衛生棉如何使用的，好奇心使得大家騷動起來。

焜詳、益林、和諄、豈何四個人，很誠實的把右手高高舉起來。

旱地泥鰍要他們站起來，並跟著他唸：「愛一個人要從他的生活開始。」他們四個人有氣無力的跟著唸，旱地泥鰍當然是不滿意這樣的，他再次下達口令，要他們大聲並且有誠意的唸出來。

他們四個識相了些，不敢再敷衍了事，用盡力氣大聲的唸著：「愛一個人要從他的生活開始。」

旱地泥鰍滿意的點了點頭，接著告訴我們：「對於事物有正面的心態，以後面臨時才會更輕鬆。」

「老師，我告訴我媽媽，老師要我們帶衛生棉來學校時，我媽媽覺得很奇怪，以為是老師要用的。」芊佑笑著，扯開喉嚨大辣辣的說著。芊佑一說完，同學們放縱大笑起來。

「是啊！我媽媽也覺得很奇怪，她說，男老師怎麼會這樣？」哲敏接著說。

「我怕被媽媽知誥（知道），所以摳摳（偷偷）的去拿。」瑋銘口齒不清的說著。瑋銘雖然口齒不清，可大家都聽得懂他在說什麼，也習慣他講話的調調，自然不會再取笑他了。

「我告訴媽媽，老師要我們帶衛生棉到學校，上課要用到，媽媽二話不說就拿了一塊給我。」至善得意的說著。

旱地泥鰍雙手交叉在胸前，凝視著發言的同學，邊微笑邊點頭。他鬆開雙手後，以清柔的聲調，緩慢的說著：「我在另一班上課時，有同學告訴我，衛生棉要貼在屁股上，要貼在膀胱。如果衛生棉真的貼在屁股上或膀胱，那麻煩可就大了。」

接著，旱地泥鰍又從口袋拿出免洗內褲。

他先讓幾位同學用手摸摸免洗內褲後，轉身走到講台上：「焜詳，請你上台來。」

焜詳慢吞吞的走上了講台，腳才站穩，旱地泥鰍就拿著那塊小包裝的衛生棉對

他說：「請你將這塊衛生棉打開。」

焜詳躲躲閃閃的，轉過身，背向同學臉向黑板地將那塊衛生棉打開來。

旱地泥鰍緊閉雙唇，雙眼盯著焜詳直看，然後用很低沉的聲調慎重的說著：「你的表情告訴我，你好像在做一件很罪惡的事，你覺得打開這塊衛生棉是很罪惡的事嗎？」

焜詳不好意思的搖搖頭。

旱地泥鰍突然將免洗內褲撐開，稍微彎了一下腰，左右兩腳分別伸進免洗內褲裡，一條免洗內褲就掛在小腿上。他伸手輕輕的碰了碰焜詳的肩膀：「來！焜詳，再給你一次機會，請你將這塊衛生棉貼在免洗內褲上。」

這次焜詳大方多了，拿起衛生棉不再躲閃，往旱地泥鰍腳上的免洗內褲一放，趕快將手伸開。

旱地泥鰍用台語開著玩笑說：「阿是按怎啦？乎電電到阿細，手捺欸春甲价緊趙！」他將衛生棉的位置調了一下，並對我們說明合適的位置。接著，將免洗內褲往上一拉。

就在旱地泥鰍將免洗內褲往上一拉的那一刻，全班瘋狂大笑，好幾個人抱著肚子東倒西歪。

旱地泥鰍讓大家笑夠了後，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正經八百的說著：「男士們請注意，今天回家的功課是，在你的內褲裡放一片衛生棉，要穿一個小時。在這一個小時裡，你可以坐著看電視，也可以寫作業，也可以運動，總之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事，然後將感覺寫下來，明天請班長收齊這份作業，放在我的座位上。」

晚上吃飽晚飯後，我告訴媽媽旱地泥鰍指派的作業，一旁的爸爸聽到，馬上臉色大變，粗聲厲氣的說著：「這成何體統！真是太不像話了！怎麼叫一個男生做這檔事，這個老師是不是有毛病啊！我不准你包衛生棉。」爸爸一生氣，誰也不敢多講一句話，媽媽繼續收拾碗筷，並向我使個眼色，我趕緊跑去洗澡。

在班上我是同學公認的好學生，學習認真又聰明，和同學和善相處從不起糾紛；老師指派的作業，我都是按時完成的，任課的老師也個個對我讚賞有加。我不想壞了自己的聲譽，所以決定明天一早到校，趕緊向至善借作業來抄。

我走進教室往第二組一看，至善已坐在座位上了，我鬆了一口氣。「鈴—鈴—鈴—」角落邊的對講機響了起來，高老師拿起話筒，只聽見她對著話筒：「歐！歐！好的！好的！」便放下話筒。

高老師目光對著我，又轉向永志和天駿輕柔的說道：「來！黃老師請你們去做資源回收，你們趕快去幫忙。」

「黃老師真是的，資源回收早不做、晚不做，偏偏這個時候要做！」雖然我心裡老大不喜歡的嘀咕著，但是我還是跟著永志和天駿去幫黃老師做資源回收。

班長的做事效率可真快，我們去去不過才十幾分鐘，他已經把作業給收走了，向至善借來抄是不可能了，如果公然的向其他同學詢問：「包衛生棉的感覺如何？」那也未免太遜了！這時，我真的很氣爸爸，包一下衛生棉又會怎樣呢？我真該偷偷的包一下！

午休時，旱地泥鰍要我去找他。

旱地泥鰍坐在椅子上，兩隻眼睛對著我看，問著：「爲什麼沒交作業呢？」我早就猜著一定是爲了作業的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一急眼眶竟紅了起來，我不敢告訴旱地泥鰍爸爸生氣講的話，只怯怯的對他說：「我爸爸不准我包衛生棉！」

旱地泥鰍停了一會兒不說話，接著抽出幾張作業單拿在手上說道：「作業沒寫不能怪你，我只想提供不一樣的方式，讓你們能真正感覺一下，至於你父親做這樣的選擇，我也不便說什麼，我只能尊重他的選擇。不過，這幾張同學寫的作業單你倒可以看看！」他將那幾張作業單遞給我，還從旁邊拉過來一張椅子，要我坐下來看。

第一張是凱竣的，他寫著：「衛生棉包起來熱熱的，很不舒服，下次如果有女同學 Mc 來，我會知道她可能會心情不好，那我就會體諒她，就算她打我，我也會讓她打，不會和她計較的。」

接著是瑋銘的：「衛生棉包起來硬硬的，我都會一直注意到我墊著一塊東西，感覺很不舒服。以前看電視時，我都很專心，心裡只有電視節目的內容，我會隨著劇情大笑、生氣、緊張或難過，有時爸爸或媽媽叫我，我都沒聽到。可是，晚上看電視時，我一點心情也沒有，我一直看牆上的時鐘，希望一個小時趕快過去，好拿下衛生棉。」

第三張是至善的：「包衛生棉不但不方便，而且很不舒服，有時候媽媽會無言無故的生氣，或許是這個原因吧！我想，班上的女同學 Mc 來時，是可以讓男生知道的，男生知道女生生理期，就應該體諒女生的狀況。男生無意中看到女生書包內的衛生棉，其實不用大驚小怪的。」

我將這三張作業單還給旱地泥鰍，心情好多了，我不忘向旱地泥鰍道謝。

旱地泥鰍對我笑笑說：「上國中後，看到其他男生在笑女生生理期時，你要對他們說，『你要尊重女生，因爲你沒有墊過衛生棉！』如果他們問你：『難道你有墊過嗎？』這時你該怎麼辦呢？」

我愣住了，不知該怎麼回答？

旱地泥鰍用著他的大手掌，輕輕拍著我的肩膀說：「你可以驕傲的回答他『有！』」。